

# 天堂島之戀

VICTORIA HOLT 著・張汀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

皇冠叢書第一二二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七八

---

**天堂島之戀**

The Road to Paradise Island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

原 著：Victoria Holt

譯 者：張 汀

---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趙

趙爾心·雲 菁·陳曼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瓊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主編：李純慧

校 對：曹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三 月

第 二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二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

---

本書定價：新台幣150元

當代名著精選 278

# 天堂島之戀





## 主要人物表

梅安安.. (Annalice Mallery)

——地圖世家的么女兒，美麗、勇敢而熱情，有個同名同姓的曾祖姑婆。

畢雷蒙.. (Raymond Bilington)

——誠懇細心的年輕企業家，是梅安安的追求者。

戴美麗.. (Felicity Derring)

——柔弱美麗的孤女，依賴心很大。

關威廉.. (William Granville)

——澳洲一個牧場的主人，粗俗好色。

韓密頓.. (Milton Harrington)

——卡力巴島蔗園的主人，熱情坦率而積極，深愛着梅安安。  
梅斐力：(Philip Mallory)

——梅安安的哥哥，對製圖業十分感興趣。

梅奶奶：(Granny Mallory)

——安安與斐力的祖母，是個意志堅決的老太太。

貝美戈：(Magnus Perrensen)

——年輕的野心家，與梅安安有一段前世未盡之緣。

名家的推薦——

##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

客官，您要什麼？

大燴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喏！來盤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腩腩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廚六年，敢向讀者誇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即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

陳 斌

原书缺页

# 原书缺页

# 暴風雨之夜

一夜暴風雨之下，村中房舍大都損失匪淺，我們的老屋也未能例外，但也正因此才會有那次意外的發現。當時我十八歲，我哥哥斐力二十三，往後的歲月裏，每逢追憶往事，我總覺得那場暴風雨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暴風雨緊跟有史最酷烈的熱浪而來，那陣子氣溫驟升到攝氏三十五度以上，有兩個老人和一個嬰孩被熱死了，日常話題免不了都要扯到天氣上。許多信徒聚在教堂裏祈禱求雨，最有趣的是一位年屆九十的戴老太太，她年輕時生活不怎麼檢點，直到七十歲才改邪歸正，現在却扮着一副女先知的神態，大聲疾呼：土地乾涸、穀物欠收、牲畜渴死，都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最後審判的日子就要來到眼前了。大多數人對她都嗤之以鼻，可是暴風雨那晚，却不由得人不信心動搖了。

我自幼生長在一棟都鐸式古老宅第中，接受奶奶的管教。最初，斐力和我周圍有兩大勢力對峙，就是梅家奶奶和柯家外婆，我們戲稱之為『兩婆之戰』。是從我出世——也就是母親去世的同時——開始的。

斐力九歲時已非常懂事，偷偷告訴四歲的我說：『外婆和奶奶都想要我們。』我們自覺有這麼多

人要，是很神氣的事。

斐力還告訴我，柯家外婆提議，把我們兄妹拆開，她帶一個，奶奶帶一個——好像我們是什麼糖果餅乾，可以任意分來分去似的。這件事大大傷了我對外婆的感情，從此我一直不大肯相信她。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斐力，他總是陪伴我、照顧我、保護我，並且用他比我多五年的人生經驗指導我，即使我們不免偶爾拌拌嘴，但他不開心的時候，我比他更難過，也更覺得他對我的重要性。

好在奶奶對於拆散我們的主張也大為光火。

『拆散這對小兄妹？甯想！』她吼道，同時斬釘截鐵的表示，她身為父系祖母，天經地義的有權擔任孫兒女的監護人。外婆爭不過她，只有俯首接受妥協條件：每年夏季接我們去齊郡住幾個星期；她自己每隔一段時間可以來探望我們，在梅宅住一夜。每次來她都會帶小洋裝送我，帶小水手裝給斐力，我們生日或過聖誕節，還能收到小襪子和小手套。

我十歲時，外婆因心臟病去世了。

『孩子要是落到她手裏呀，這下可不知會成什麼樣子呢！』我聽見奶奶對鄧杰明這麼說。

『生死有命，少說兩句的好，梅太太！』老鄧溫和的頂她一句，鄧杰明是少數敢跟奶奶頂嘴的人之一，但是奶奶說，要不是看在他十二歲起就在店裏幹活，像他一般精通製圖業的人世上難尋的份上，才不吃他這一套呢。

奶奶除了在史丹頓莊園當家，每天還得驅車上史丹頓鎮一趟，她叫巴約翰駕車，戴老太太的曾孫小湯姆坐鎮車後。

斐力十八歲時，已成爲我心目中最聰明的人，他告訴我，辛苦得來的東西往往比生來就有的更受人珍惜，他說的就是奶奶。奶奶是嫁給爺爺之後，才晉入地主階級，住進這棟有兩百年歷史的老宅，可是梅家再也找不出比她更以姓梅爲榮的人了。

我從沒見過爺爺，『兩婆之戰』開始前很久他就去世了。

奶奶運用鐵腕政策管家與治理農莊，非常有效率。她親自主持所有的慶典及賽會，性情和順的教區牧師和他那位『漿糊腦子』的牧師娘，對奶奶的一切安排都俯首帖耳。奶奶嚴格規定早晚禱都得有一定數目的出席率，莊上男女僮僕每個禮拜天都逃不了要上教堂，不消說，斐力和我更是每個禮拜要向教堂報到，我們分侍奶奶兩旁，一人牽她一隻手，規矩端莊的走進教堂。梅家在教堂裏有特定的一排座位，旁邊是一扇梅氏祖先於一六三二年捐建的彩色玻璃鑲畫長窗，畫的是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花園蒙難的故事。

奶奶最心愛的當然還是祖傳的店舖，通常地主階級是不經商的，但是我們這店舖却相當不尋常，甚至可說是梅家歷代榮耀的紀念碑。

梅家人曾數度完成環航全球的壯舉，早在伊莉莎白女皇時代，他們已在海上揚威，奶奶始終堅持，英國能有今日強大的海軍，全是梅家人的功勳。

梅家人曾於十七世紀時追隨杜雷克船長出航，是有史可稽的事實，但一開始他們航海的目的，便朝與世俗不同的路上發展，他們不以擒獲西班牙人或荷蘭人的船艦為職志，却只想用紙筆勾劃出全世界的輪廓。

奶奶認為，梅家的聲名會在世界史上永垂不朽，日後無以數計的航海家以及陸上探險家，都從梅家受益匪淺。

我們家的店舖位於史丹頓鎮的大街上，是一棟古老的三層樓房，一樓大門兩旁，設有兩排弧窗，以供陳列商品。

一扇弧窗裏，擺着一具用極為美麗的藍色、綠色和粉紅色繪製的地球儀，我小時候為之着迷得不行了，每次跟奶奶到店裏來，我都要纏着老鄧帶我去玩大廳裏一個類似的地球儀，他一圈又一圈的轉

動那個大圓球，讓我看海洋是多麼廣闊，海與陸的分界，更忙着指給我看一塊塊粉紅色的區域——全是大英帝國的領土。我也真的相信，若是梅家祖先不會繪製這些地圖，探險家們一定找不利那些地方，更遑論征服了。

斐力每次到店裏去，也跟我一樣興奮，回來時會喋喋不休談上好幾天。我們家塾的課室牆上，也掛了一幅大地圖，奶奶每逢來探視我們上課的情形，必然會順口就地圖出幾個問題考考我們，因此地理順理成章變成我們最主要的課目，奶奶見我們對地理這麼有興趣，覺得十分歡喜。

大門另一邊的弧窗裏，掛着一幅巨大無匹的世界地圖，每次站在它前面都給我一種神奇美妙的感覺，我正前面對着亮麗的藍色海洋，左邊是非洲，右邊是美洲，大部分的土地塗成綠色，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黃色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像隻老虎，它左邊就是英倫三島，看來怪不起眼的。地圖上最令人興奮的一樣東西，就是右下角的一個金字簽名：『梅靜生繪於一六九八年。』

『我長大以後，』斐力道：『也要坐船到世界各地去測繪地圖，然後用金色把名字簽在我做的地圖上。』

奶奶聽了正中下懷，笑得簡直合不攏嘴。她一定暗自慶幸沒有讓外婆把斐力搶走，否則他長大後，不被栽培成一個建築師或律師才怪呢！

我長大一點，才發覺奶奶一直不贊成父親跟母親的婚事，我見過母親的畫像，美麗得像仙女一般，可是也顯得非常嬌弱。奶奶就是嫌她身體不好，或者這也是她在生我時難產去世的主因。但是話說回來，死於難產的婦女那麼多，有些連嬰兒都未能保全——我竟能存活至今，豈不也可視為人生的一場小勝利？有次我就對斐力說：人類的延續是婦女具有堅忍不屈毅力的一個鐵證。他却瞪着眼說：『妳怎麼會說這麼莫名其妙的話？』

斐力個性比我實際得多，我愛做夢，滿腦子浪漫的幻想。他覺得畫地圖就是計算與測量等工作，

只要一放開羅盤或其他五花八門的儀器，他的手就不知該往哪裏擺。我對地圖却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態度，地圖上一個個不同的地方，住了些什麼樣的人，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尤其每當我注視圖上汪洋中的幾個熱帶島嶼，情不自禁要編織各種故事，設想我去到島上，與土著共同生活時，會發生什麼情況。

斐力和我的人生觀可說是背道而馳，但也許這反而成爲我們相處得好的理由，我們可以互補對方的不足，而且我們又都自幼失母，父親滯居他鄉不同，只好相依爲命。

父親剛跟我母親成婚時，也住在家裏經營祖業，他自小受的教養與斐力一模一樣。若是母親還在世，他也可能一直留在家中，按照奶奶希望的方式生活。但是母親死後，他覺得老家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凡事都會挑起他痛苦的回憶，甚至他還可能憎恨造成母親死亡的我，於是他到荷蘭的一個製圖商那裏去，換個環境休養一陣子，設法忘懷喪妻的創傷。荷蘭有不少先進製圖商，他可以順便學習一些新技術，當時奶奶一定認爲這是一舉兩得的好法子。

不幸的是，父親就此留在荷蘭不同來了，不久他就娶了一個名叫瑪嘉的荷蘭出口商女兒，更令奶奶生氣的是，父親婚後便轉業幫岳父做起生意來，爲了不值一顧的『商業』而放棄輝煌的製圖業。他們還生了好些個我們從沒有機會暗面的弟妹。

父親曾計畫接走斐力，但奶奶一直從中阻撓，我猜她怕斐力也會被帶離祖宗傳下的事業。因此父親只有把長子交給奶奶照顧，自己跟新家眷住在一起。

暴風雨前三個月，我剛過完十八歲生日，照顧我七年的女家教兼保姆接着就離開了。我明白這表示我不再需要受教育，奶奶也開始爲我物色佳婿了。到目前爲止，雖然有不少青年紳士來拜訪，我還沒有一個中意的，我心目中愛情絕不是這麼陳腐乏味的。而且想到要跟一個鄉下仕紳共度一生，我覺得索然無味。

奶奶告誡我道：『眼睛不要長在頭頂上，小姑娘，這一帶就這麼幾個合格的年輕人，妳早晚得挑一個。挑精揀肥，等久了說不定一個都不剩了，到時看妳怎麼辦。』

但是十八歲的我怎麼聽得進這種話呢？

現在這種生活也沒什麼不好呀！

奶奶比較重視斐力的婚姻，因為他的妻子將來就是梅宅的女主人，而我要嫁出去的。相信當年奶奶接納母親時，心中一定充滿了憂慮，果不其然，母親孱弱的身子於產下一兒一女便長辭人世，害得奶奶的兒子也落入一個『荷蘭婆子』的掌握。

自從父親再婚起，奶奶就不曾說過半句有關荷蘭人的好話。

『可是，奶奶啊，』我反駁道：『妳不是說荷蘭有些世上頂尖的製圖家嗎？他們也是最早的航海國家之一，還有那個發現投影製圖法的麥卡托，不也有一半的荷蘭血統嗎？他是多麼偉大啊！』

奶奶既喜且惱，喜的是我對製圖業的歷史相當有概念，惱的是我竟膽敢跟她頂嘴，而且用的都是她自己說過的話。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且荷蘭人還買進便宜的黑白地圖，着上彩色以高價出售牟利，這種手段真是無恥。』她試着自圓其說。

『可是後來很多人模仿他們這種做法，也同樣大賺其錢呢！』我不肯罷休的說。

『妳懂什麼？』奶奶的語氣中却不含半點責備之意。接着她照例在沒有百分之百勝算贏得這場爭論時，趕快把話題岔開。

奶奶見我愛到店裏去，也很高興，因此下午上完課，家庭教師常帶我散步去史丹頓鎮，讓我在店裏消磨愉快的幾個鐘點。

我喜歡找老鄧聊天，他把製圖視作生命一般。有時候他帶斐力和我到印製廠去，告訴我們從前怎